

官板
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二

官版見本

漢書門			
四	九	三	類
二	六	七	架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書	
八	〇	一	類
函	二	三	架
七	七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13
冊數	27 (22)	
函號	284	1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官版見本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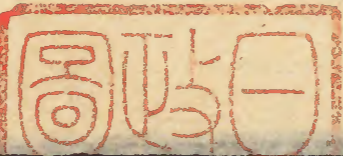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二

起乙亥宋帝熈德祐元年凡五年

盡巳卯宋帝昺祥興元年 春正月葬永紹陵

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



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間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飭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與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爲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

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請伯顏速來欲降未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行金帛輜重之舟。軸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
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
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
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
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
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
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
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
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
立信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
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
言。以至于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
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
非軍。立信知事不可成。嘆曰。吾生為宋臣。死
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
數千人至高郵。欲控
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

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
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
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
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

宋成化
本作來

顏乃令囊加反求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
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
面議也似道不荅囊
加反歸報京亦還

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元陷池州權守趙

昂發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昂
發攝州事昂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
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昂發忿氣填
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
陰遣入納款而陽助昂發為守守兵皆歸于
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

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
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平昂發笑
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
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
悉遣之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
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
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
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之命具棺衾
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
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元主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

事于北鄙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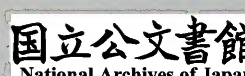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計震悼贈太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入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

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

盡陷江淮州軍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下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



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較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

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謾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

死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入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

行宮畱守趙潛棄建康而逃

潛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嘆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遣元行人郝

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謚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亦至國子祭酒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

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

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

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

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元博羅權入漣海州

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

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官所
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
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
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
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
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
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與
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
兵四出知廣德軍令狐槃以城降元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以

王爚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

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于京檄
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
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
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削章鑑官放歸田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
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其
官放歸田里鑑居位號寬厚
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其成化
本作來
本作一

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

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

元軍入常州

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

知平江府潛說友叛降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趣五郡鎮撫使呂

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臨安

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

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于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魯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宋高宗皇帝 十一
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
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
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
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
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
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
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
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
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
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三資其
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
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禮部尚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

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
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
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
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
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
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
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
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
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
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
官張羽同使人還臨
安羽至平江被殺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元阿里海涯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以福王與芮為浙

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朮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

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朮陽退才逐之阿朮反戰

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躍馬出眾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朮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參知政事○五月劉師勇復常州○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宋高宗皇帝
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相年三十始知爲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相承事郎

以張珏爲四川制置副使○籍呂文煥陳奕范

文虎家○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

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非兵今日取其城明日築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朔日食旣晝晦如夜○成都安撫使智萬

壽以嘉定諸城叛降元

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西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元
以萬壽領西川行樞密院事

以王燾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爲左右
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燾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燾
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
毋藉此求閒也乃以燾平章軍國重事二月
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燾即日
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
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元

阿朮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圖山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
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
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
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鼓者千人載
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
以火箭蓬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
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
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
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遺成化
本作選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二 宋高宗皇帝 九年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
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
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
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
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
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
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
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莽不知幾疏陛下皆抑
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
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
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
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
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
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福

驕吝專恣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
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
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
用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
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
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
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魍魅
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
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
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
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
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
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
上有吳潜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

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府首謝焉

復皮龍榮官○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為醴泉

觀使召宜中于温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

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畧以為趙潛趙與鑿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槃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

宋帝嘉德祐元年

續編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下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克禮泉觀使是歲卒燾清修剛勁不能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亾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元軍圍重慶府

智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珣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

元以伯顏為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斛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以李芾知

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

殘成化
本作破

命知平江府

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涯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揚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元兵陷秦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月詔張

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

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胷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元阿朮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心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

陳合免

宋帝熈德祐元年 續編

坐匿廖瑩中
家貲故也

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伯顏分兵為三道阿刺罕與魯赤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溇浦華亭以范文虎為前鋒伯顏及阿荅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為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前後殺

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

戰而遁

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

院事○元將阿刺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

祥入衛

阿刺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死之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淮葵之子也

元將宋都解李恒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

戰于撫州死之

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

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

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

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

降者乎聞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

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

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

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

夔以金符遺之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

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

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

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訔通判陳炤

都統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王

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

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

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箠之且殺民煎膏取油

以作砲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

訔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

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

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

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嘗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為鎮王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

元董文炳入江陰軍左丞相留夢炎遁

二月詔許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以吳堅簽

書樞密院事○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

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

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反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追

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為元鄉導及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覬成和議

元伯顏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

城張世傑未至平江文天祥亦未至文天祥於城
已陷乃以兵入衛之味歸師王限於心地吸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宣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
及呂師孟等同囊加亥使元軍求稱姪納幣
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
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
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
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為之岳
等至高郵嵇家莊為嵇聳所殺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

統米立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
之帳前元軍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
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
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
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
食趙氏祿趙氏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
死之人與授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
屈遂遇害

丙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春正月元阿里

海涯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

湖南州軍皆陷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决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口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叅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

或成化
本作人

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暮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陳文龍黃鏞遁○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常林參知政事

日干宣麻慈元
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
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
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
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
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夜就
芟舍啤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
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
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六
軍盡沒道隆見執命之志遂而諸將皆死
守者少怠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
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
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
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且約伯顏會長
安鎮以輸平

常楫遁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

進封吉王是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

泉州

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召留夢炎不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

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于奏爾。

元伯顏軍皋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

丞相陳宜中夜遁

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皋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旣行，是夜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

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非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恇兀台峻都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楊淑妃秀王與釋從行

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元呂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與元戰于安仁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

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

收圖籍符印

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名家鉉翁獨不肯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

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大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刺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巴同簽書樞

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

謝堂逃歸

餘慶兇狡殘忍巴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卽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

堂納賂于
非而遁

元人以支天祥北去

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
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
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
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
文煥等漸恚伯顏遂拘
天祥隨祈請使非行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
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

臨安二王遂走溫州

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
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卽還曰我將就死
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
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
追及遂同
走溫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

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
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

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
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
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
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
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
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
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諄曰法止誅首謀
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
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
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

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
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
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
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
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荅
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
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
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
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
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瑗然三學

本康熙
本作鏡

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德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文天祥自鎮江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濬等十二人夜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楊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

曰成化
本康熙
本作談

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去濬應以所懷金與

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
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
遂由通州汎海如
温州以求二王

元以阿刺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

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刺罕董文炳經畧閩浙
以忙兀台鎮浙西峻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
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
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刺罕文
炳同取未下州
縣以追二王

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

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于
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
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温之江心
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
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
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
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
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
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
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
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
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

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戎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戎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府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眾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

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

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

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仆

進封廣王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

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

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

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

軍承宣使○詔江西制置使趙潛招諭使吳浚

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

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

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

馬

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

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溫州

劉黼卒○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

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

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

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

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元將唆都陷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

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

六月元軍入廣州

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等將兵復南豐諸縣，遇元軍俱敗走。

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元軍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

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楊州守將朱煥、泰州

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

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較出粟，雜牛皮麩蘖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木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

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

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

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眾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木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

秀王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

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兵會吳浚擊元李恒于兜零敗績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官中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

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馬堅力戰禦之

知雍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涯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

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趙潛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

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十一月元阿刺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樸等

逆戰于瑞安。敗績死之。

與樸與弟與櫛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璫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而死。知

處州李珪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張世傑奉帝

航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

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元

趙潛棄廣州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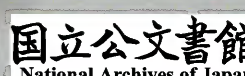
制置副使方興亦遁

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刺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張珏復瀘涪州遂敗元軍于重慶

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標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坑其民馬瑩死之廣西州

郡皆陷

阿里海涯為書許瑩為江西大都督瑩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瑩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瑩閉內城城守又破之瑩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里海涯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帝駐于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元軍分道入兩川

元主以合丹闊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丁丑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 文天祥

移屯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

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

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

元主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

三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文天祥誅

吳浚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元軍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元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贊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五月張

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傅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

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

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

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元諸王昔里

吉剏北平王那木罕及安童以叛元主使伯顏

討平之

元諸王管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衆遇于幹魯懽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

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遂復

邵武軍

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串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贄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

傑遣將復邵武軍

元王積翁殺淮兵于福安府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爲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

循州。諸將鞏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

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
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
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兵盡潰時
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
文衆以爲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
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
鳳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
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
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
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
死耳何必然于是被執者皆死恒送
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元將塔出等引兵入

大庾嶺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思夔等以步卒入嶺
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

下海合
追二王

張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

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
復陰賂畚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
至是唆都來援世傑遂解圍還淺灣元劉深
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
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爲闔
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傅高死之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冬十月朔日食○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元唆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

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州

初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

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

十二月帝有疾

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

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元伐緬

初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眾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戊寅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春正月元降封福王

與芮為平原郡公○元軍入重慶張珪死之西

川州縣皆陷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珪曰君之為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荅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也速解兒戰扶桑琪元軍從後合擊之珪軍大潰其

本 珪 康 熙 作 瑞

續編

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珽率兵巷戰不支，歸索
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
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
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
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
恩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
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
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

扣總成
化本康
標本作
總把

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
塞塹填濠，造雲梯，駕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
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
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

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元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寢疏。元主欲釐正之，
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
張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
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元以唆都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
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
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都統凌震復廣州○帝遷碭洲○曾淵子至自

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
進兵攻之淵子奔碭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

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
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
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拏
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碭洲
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
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
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
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
猶日書大學
章句以勸講

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
不利用因降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

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元史格
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

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
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
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
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
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
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兵尚
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
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
始罷

元以張弘範爲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
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
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
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
復命塔出留
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 元阿里海涯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
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

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隆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涯畧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涯裂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元汰江南冗官

阿合馬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宜課提舉司宜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

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爲言于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廣南

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裂爲五旣墜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

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聲成化
本康熙
本作敢

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亾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

陵號永福

冬閏十一月凌震棄廣州遁○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

楊璉真加利宋贐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

發康照本作殯

牛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珣獨痛憤
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
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
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目
思陵以下隨號收殮眾如珣言夜往取遺骸
墓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
識聞者命之曰宋墓其後又移其骸於
悲之

巳卯

帝昺祥興

二年

元

至元十六年

是歲宋亡

春正月元張弘

範襲厓山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
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

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
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
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
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
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
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
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
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
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
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
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
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
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
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

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卽漚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旣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沒

元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

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達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

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救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

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闕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亾，復立一君，今又亾，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亾，豈非禮義足以

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
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
無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
德普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
大元
帝師

秋九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
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
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
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
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
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
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于樞密
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
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
人入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
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

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臣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非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

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元增置宿衛

元宿衛皆領于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勞旣久卽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衛而累朝幹耳朶怯薛尤多國之大費每糜于

